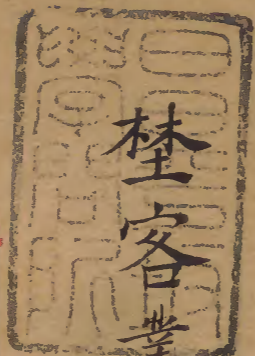


裨海 九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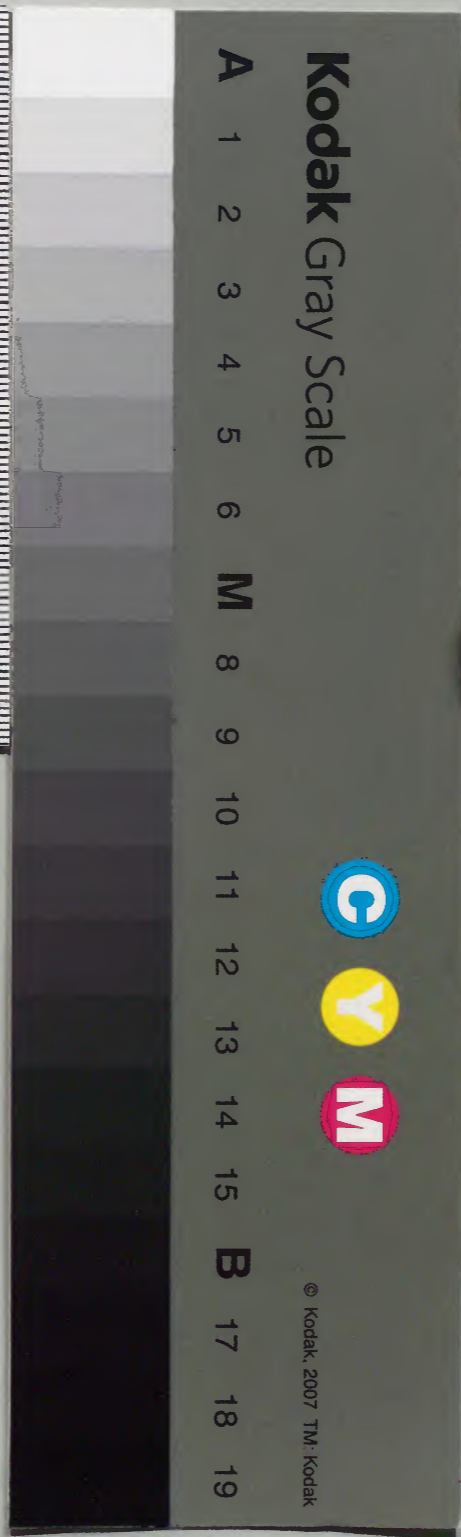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三一五七		
	一四			
	一二			
〇〇	冊			

庫文閣内			
三七〇		三一五七	漢書
函	一〇〇	冊	
二〇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	95)
函號	370	44



楚客叢書 十六之九



客叢書卷第十六

宋長洲王

楙著

明會稽商維濬校

亭長

顧真字曰唐祕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亭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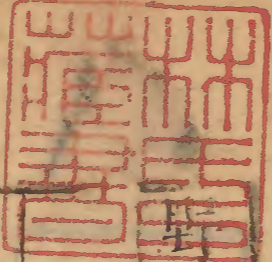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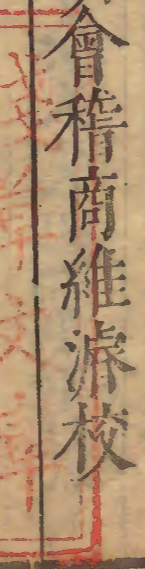
世但知鄉村之長謂之亭長不知唐諸司皆

尚書省唐志曰以亭長啓閉傳禁約則知三

省亦有也僕謂諸司之置亭長自古已然不特唐

也如晉時特進光祿大夫亦有門亭長門下書佐

一人



上巳祓除

上巳祓除事說者多端沈約宋志謂舊記有郭虞者有三女於三月三日俱亡故俗忌此日皆於東流水上祈禳祓潔摯虞引續齊諧記則曰徐肇有三女云云非郭虞也蔡邕章句引暮春浴乎沂或者引韓詩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之上祓除不祥東晉引周公卜邑於洛此禮已行故逸詩曰羽觴隨波則知上巳祓除其來久矣又觀漢書八月祓於灞上故劉楨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

除國子水嬉是又用七月十四日因知漢人祓除亦有在秋間者不必春暮自漢以前上巳不必三月三日必取巳日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巳也

女子長跪

古詞長跪問故夫前輩引此以證古者女子未始不跪拜僕謂古者女子之跪不特此可驗也如呂后跪謝周昌蘇秦嫂四拜自跪亦可證也或謂長跪二字如秦王長跪請教桓範謂我寧見三公長跪

之類是也。僕謂此言男子長跪非女子也。觀吳越春秋女子知子胥非常人。長跪以餐與之。此正女子長跪事。

漢唐俸祿

東漢上書曰。臣爲諫大夫俸銀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及爲光祿大夫俸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富蓋寬饒爲司隸俸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或者往往疑以謂俸入不及今之簿尉而能儉以足用如此。僕謂漢之士風固雖近古。

漢之錢物固雖艱得。不應僅得數千。或謂家以日富。蓋俸錢之外。又有祿米及其他頒賚之屬。據史漢百官臘及春有賜。漢之諫大夫秩比八百石。月得八九十斛。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月得百斛。司隸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三公俸錢之外。每月所得祿米如是。又能儉以用度。所以爲有餘也。漢人誠實可喜如此。非如後人以有爲無。以多爲寡。務以欺人。因而考之。漢制三公號爲萬石。謂一歲共食萬斛。然考漢制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以歲計。

之四千餘斛耳。成帝時益大司馬大司空俸注丞相大司馬俸錢月六萬御史大夫俸錢月四萬延平間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千米七十斛真二千石錢六千五百米六十五斛比二千石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其視前漢米減三之二錢減太半當時士夫亦罕以俸薄爲言者。唐初祿制正一品米七百石錢九千八百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八千正三品米四百石錢七千大率如此。自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大曆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千貫刺史無大

小皆千貫其視兩漢不啻數倍而兩漢職田無聞。唐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以下皆有差。唐之俸祿多於兩漢如此。當時詞人見於歌詩如元微之在政府與妻詩曰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朝暮復營齋。通州司馬詩曰月儲三萬養教閒。白居易詩曰典校在祕書一馬兩僕夫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孟郊詩曰贛人年六十每月請三千見於詩者往往如此。僕謂唐人俸祿守佐以上有不待言簿尉下僚未免爲薄。觀孟郊所謂每月請三千之說

可以類推矣。然考唐九品月得五十七石，使果得此亦足用度。而郊以吟詩廢務，上官差官以攝其職，分其半祿，酸寒之狀可想而知。觀此語亦可以發一笑也。而下寮俸祿所得雖不等，要無鮮薄之歎。夫國家設祿本以養廉，而所得不足以育妻孥，且動遲數年之次，責其廉隅得乎？故漢人增俸多增於下寮，如宣帝益吏俸百石以下俸十五，光武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矣。百石以下加於舊秩，蓋知此也。

### 致敬宰相母

趙隱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歲時公卿必參問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率百官拜恩於庭，卽回班。候夫人起居，縉紳以爲榮。後崔彥昭、張濟當國，遂踵其禮。李宗諤謂唐人之禮如此，僕謂此禮自晉宋以來有之。如沈約爲右僕射，封建昌國侯，拜其母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左僕射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敬。朝野以爲榮。晉虞潭亦然。

黃鳥嚶嚶

東臯雜錄曰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鄭箋云嚶嚶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自樂夫作六帖始類鸞門中又作詩每用之其後多祖述之也洪駒父謂禽經稱鸞鳴嚶嚶要是後人附合僕觀張平子東京賦雖鳩麗黃關關嚶嚶然則以嚶嚶為黃麗用自漢已然不可謂自樂夫始也

螳螂捕蟬

劉向說苑吳王伐荊有諫者死舍人少孺子懷彈後園露沾其衣如是三旦王曰子來何沾衣如此對曰園有榆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之在後螳螂之知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後臣執彈丸欲求黃雀不覺沾衣韓詩外傳曰楚王伐晉敢諫者死孫叔敖諫王曰臣園中有榆榆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也一謂吳王伐荊一謂楚王伐晉二說小異

廣陵

西漢揚州治無定所。後漢治歷陽。後治壽春。後又徙曲阿。至隋唐方治今之廣陵耳。今之廣陵自後漢至晉皆屬徐州。至東晉僑置青兗二州。故廣陵以青兗徐爲一鎮。至宋乃爲南兗州。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隋唐始爲揚州耳。然則今廣陵之爲揚州亦未甚久也。古今地理更革不一。而文人議論多失於不契。勘往往便謂今之廣陵爲古揚州之地。如韓臯謂諸葛誕等爲揚州都督。舉兵討晉事。敗故名廣陵。散不知廣陵是時未爲揚州也。今廣陵境上有黃相公冢。大觀圖經謂黃霸冢。蓋霸嘗爲揚州刺史也。不知是時揚州刺史未治廣陵。周日用注博物志謂淮南王安得道輕舉。今維揚馬跡尚存。不知漢之淮南王正非今之維揚。似此甚多。事有可笑者。廣陵之名其來舊矣。至隋煬帝悅其地之繁盛。置離宮別館而行幸焉。當時改言江都。而不言廣陵者。正避煬帝諱也。然煬帝戀江都之盛而不歸。竟死於廣陵。得非廣陵之名爲煬帝先識乎。



旄頭單網

沈約曰案周禮辨載法物莫不詳究然無相風單網旄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僕觀張華相風賦曰爰在保章世序其職辨風候方必立準極乃知本周禮保章之意所謂單網旄頭其說不一備見宋志魏命晉王建天子旌旗置旄頭雲罕徐廣注雲罕疑是單罕詩序曰齊侯田獵單弋晉武帝問侍臣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此秦制也張華曰有

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踊衝冠義取於此摯虞決疑無所是非惟徐爰曰案天文畢昴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單罕前引畢方昴員因其象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隋志亦有是說然則薛綜東京賦潘岳藉田賦所謂雲罕者卽單網也齊陳梁書載儀衛處亦曰旄頭雲罕彭推所推見列異傳

香橙

南史宋蔡搏奏王筠爲殿中郎武帝推曰牒於香橙

地上又梁蕭猷爲州頗薦濫客筵內有香橙不置  
連榻武帝知之以此爲愆所謂香橙者疑几筵之  
類而無據觀通典當時大駕及皇后鹵簿中皆有  
香橙內給使四人昇知鹵簿中亦有是物然字則  
異又觀姚思廉陳書謂檢晉宋成服儀稱靈輿梓  
宮容俠御及香橙本此橙字

板輿

世率以板輿爲奉母親事用如樂天詩朱旛四從板  
輿行取潘安仁閒居賦大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

知當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傅祇者是  
則板輿事不可專爲奉母也梁韋睿以板輿自載  
督厲衆軍則知板輿不止一事

以珠爲名

海錄碎事曰越俗以珠爲寶生女名珠娘生男名珠  
兒綠珠之意用此僕謂不然以女名珠者珍愛之  
意也如彭寵之女名女珠奇章公牛僧孺愛姬名  
真珠皆珍愛之謂且彭寵南陽人初非越俗也

相如大人賦

小宋狀元謂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遠游中語僕觀相如美人賦又出於宋玉好色賦自宋玉好色賦相如擬之爲美人賦蔡邕又擬之爲協和賦曹植爲靜思賦陳琳爲止欲賦王粲爲閑邪賦應瑒爲正情賦張華爲永懷賦江淹爲麗色賦沈約爲麗人賦轉轉規倣以至於今

大節七日假

國家官私以冬至元正寒食三大節爲七日假所謂前三後四之說僕考之其來尚矣觀通典論冬夏

至日寢鼓兵一條瓚曰按漢制有冬至絕事不聽政之條而無夏至也以此推之夏至不應寢鼓事鄭瑤曰尋冬至寢鼓之義雖無正文恐有由耳天德貴生惡殺冬至少陽初發萌芽之漸欲省方奉順動之象以應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鳴鼓夏至少陰肇起殺氣自興宜有鳴鼓以遏小人方長之害二至之義否泰道異宜其不同若以夏至俗人所重則文武官可息一日不宜前三後四等於冬至也鄭瑤之言如此乃知七日之假隋唐已然

又觀薛宣傳日至休吏賊曹張扶坐曹治事宣出  
教曰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又師古注  
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僕謂據于瓚所引  
則漢制無夏至休吏之說

撥刺垂刺

杜十美詩跳魚撥刺鳴不曉者讀為撥次案張衡思  
玄賦曰彎威弧之撥刺注刺力達反太白詩曰雙  
鯁呀呷鬣鬣張跋刺銀盤欲飛去李以撥為跋所  
謂撥刺者劃烈震激之聲箭鳴亦然又勢有不便

順謂之垂刺垂刺者垂戾也如東方朔謂吾強垂  
刺而無當杜欽謂陛下無垂刺之心是也今人言  
作事不順猶有此語刺呼為賴聲之轉也

男子稱寡

王制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鰥寡老  
年不復嫁娶之名孝經注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  
人五十無夫曰寡知此為限者以內則妾雖年老  
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婦人五十不復御明  
不復嫁矣正義謂知稱寡以此為斷然婦人無稱

鰥之文男子亦稱寡左傳曰崔杼生成及疆而寡爾雅曰無夫無婦竝謂之寡則知男子亦稱寡也

### 駮姿承明

駮姿殿姿字諸處音素可反惟揚雄賦先河反承明盧承明本平聲而張曲江李文饒作側聲用寒山詩八風吹不動而樂天詩汰風吹不動汰音闕羹靡之美與夫地名不羹本音耕而魯頌楚辭急就章皆讀爲郎今俗謂相抵曰挨正書此字而樂天詩坐依桃崇妓日醉依香枕坐依音烏皆反正挨

字今言不正者爲天邪天讀爲么而樂天詩日莫言蘇小小人道最天邪天伊邪反非么字東坡梅詩祖此用天邪語今人多讀爲么邪而不知爲非也似此甚多又如船人使風曰帆風帆字作去聲呼案唐韻去聲有此一音是以張說之律詩日夏雲隨北帆同日過江來

### 隨筆議論

後人議論往往多與前人暗合近時容齋隨筆出入書史考據甚新然觀以前雜說不約而同者十居

二三如謂真宗摘孟蜀王箴中語爾俸爾祿數言  
 為戒石銘此說已見野人閒話謂廣韻杭字注杭  
 木汁可漬鴨子謂之鹹杭此說已見唐書音訓謂  
 山谷詩月出虎夔藩出於老杜伐木詩序此說已  
 見藝苑雌黃謂詩願言則嚏人說我則嚏此說見  
 觀風編此類甚多如論牡丹玉藥之屬亦皆前人  
 論過容齋其未知邪前二事亦見續釋常談鹹杭  
 事見玉篇齊民要術

七發客難

隨筆謂枚乘作七發東方朔作客難其後紛然規倣  
 倣七發者有七激七辯七依七廣之作倣客難者  
 有解嘲達旨賓戲之作了無新意僕謂古人制作  
 動有所祖不止一端如李尤為德陽殿賦其後王  
 延壽效之為靈光殿賦何晏韋誕夏侯玄為景福  
 殿賦宋武帝劉義恭何尚之為消暑殿賦又如揚  
 雄為蜀都賦其後班固倣之為西都賦張衡為南  
 都賦徐幹為齊都賦劉楨為魯都賦劉邵為趙都  
 賦庾闡為揚都賦以至本朝周美成為汴都賦轉

轉規倣以至於今曹植潘岳庾闡皆有閒居賦其  
後沈約賦郊居謝靈運賦山居以居止為賦自曹  
植始今人但知潘岳有閒居賦而不知潘岳之先  
已嘗有此作

古之媵者

說者謂古之媵猶今之從嫁者也媵送也妾送嫡而  
行故謂妾為媵如女英隨娥皇事舜是也僕案公  
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  
娣從姪者兄之子娣者女弟也又考毛詩正義凡

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左傳晉人襲  
虞執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  
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毛詩求爾新  
特由不以禮嫁故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  
之獨自而來故謂之新特

退之毛穎傳

小宋狀元謂退之毛穎傳古人意思未到所以名家  
洪慶善謂毛穎傳柳子厚以為怪予以為烏有子  
虛之比容齋隨筆謂毛穎傳人多以為怪子厚獨

愛之諸公往往皆以此文初見退之前此未有其體僕恐不然退之此作疑有所本人自不知耳觀隋志謂古俳諧文三卷袁淑俳諧文十卷續俳諧集十卷袁淑俳諧文如沈約彈芭蕉文亦載其間烏知自古以來無毛穎傳之比者退之淹該今古而又資以城南鄴侯三萬軸之書筆端運用動有源流非如後人勦意製作抑又觀蜀志先主嘲張裕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人之稱曰諸毛云云毛穎傳之作萌芽此意然

其間如曰自結繩以及秦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九流百家之書皆所詳悉此意出於蔡邕成公綬筆賦郭璞筆贊異時文嵩作松滋侯傳司空圖作容成侯傳而本朝東坡先生又作羅文等傳其機杼又自退之始也

相承疊用數語

詩人相承疊用數語如于鵠蓬頭十二三則韓退之年至十二三劉禹錫花面丫頭十三四則梁簡文可憐年幾十三四杜子美往昔十四五則阮籍昔





年十四五權德輿年至十五六則紀少瑜女兒年  
幾十五六杜子美郎今才年十六七則司馬宣王  
年幾十六七杜子美蚪髯十八九則焦仲卿年始  
十八九或謂十八九字見丙吉傳不知入詩中用  
自焦仲卿始也史傳間有折計數目之語如七八  
五十六見馬融三七二十一見蘇秦九九八十一  
見顏率五七三十五見通典六六三十六見魚經  
三九二十七七九六十三三八二十四四八三十  
二見齊書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見考異郵又

考之三三九九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七九六十  
三六九五十四五九四十五四九三十六三九二  
十七二九一十八竝見子夏之語似此甚多又如  
一年三百六十日見施肩吾詩十年三千六百日  
見北齊謠言百年三萬六千日見李白詩肩吾語  
又出東漢周澤傳注為送賀老歸越之序與詩及

容叢書卷第十六終

又出...以...  
字見...  
...

一平三百六十日...  
十...  
三六...  
...

野客叢書卷第十七

宋長洲王 林著 明會稽商維濬校

賀知章上昇

賀知章傳云天寶初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賦詩皇太子百官餞送僕尋考會稽集得明皇所為送賀老歸越之序與詩及朝士自李適以下三十七人餞別之作是時正天寶三載正月五日也青門祖帳冠蓋如雲雖漢二疏無以加此觀者如堵甚以為寵傳又謂卒年八

十六僕觀徐鉉序中謂有彭泐者於會稽郡之延壽院泥中得一石乃許鼎所撰通和祖先生碑其間載賀監知章得攝生之妙不死負笈賣藥如韓康伯近於台州上昇徧於人聽元和己亥先生遇之云云此碑正元和間所作相去未遠也不知何以言此然觀李白憶賀監詩有云昔好杯中物今爲松下塵又云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如白所云則是知章實死矣唐人好奇華山女子事諸公誇詡不一使知章有上昇之事亦侈大而言之不應隱沒而不傳也疑徐鉉所序之妄此事正如江南野錄載陳陶不死而曹松方干之徒皆有哭陶詩之類也虛實不可深信如此

### 藥名詩

西清詩話云藥名詩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答鄱陽客詩云江臯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豈君知是也僕謂此說亦未深考不知此體已著於六朝非起於唐也當時如王融梁

聖宗詩話 卷一  
簡文无帝庾肩吾沈約竟陵王皆有至唐而是體  
盛行如盧受采權張皮陸之徒多有之吳曾漫錄  
謂藥名詩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者非始於唐所  
見亦未廣也本朝如錢穆父黃山谷之輩亦多此  
作

鳥名詩

集入經謂退之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喚起催歸  
二鳥名鳥名詩起此僕考之其體亦自六朝觀梁  
无帝嘗有是作退之非祖此乎當時為雜體詩至

不一也梁无帝所作為多不但鳥名也如獸名歌  
曲名龜兆名鍼穴名將軍名宮殿名屋名車名船  
名樹名草名率皆有作鳥名詩如云晨鳧移去舸  
飛燕動歸橈獸名詩如云水涉黃牛浦山過白馬  
津歌曲名詩如云啼鳥怨別鶴曙鳥憶還家龜兆  
詩如云土膏春氣生倡女協春情此類甚多

昏字

世謂昏字合從民今有從氏者避太宗諱故爾僕觀  
唐三藏聖教序正太宗所作褚遂良書其間重昏

聖賢叢書 卷十七  
之夜則從民。初未嘗改民以從氏也。謂避諱之說  
卅謬矣。蓋俗書則然。又觀溫彥博墓志。正觀間歐陽  
詢書。其後言民部尚書唐儉云云。當太宗時。正字  
且不諱。而況所謂偏旁乎。又有以見太宗不諱之  
德。而謂不諱。云云。則其說亦未可據。宋歐陽  
無善學柳下惠。公詩云。水如不復渾。孟郊

姚合詩曰。相府旌旗天下尊。汴水如今不復渾。孟郊  
詩曰。自公領茲部。山水無滓泥。又曰。君生雪水清。  
君沒雪水渾。此等語皆祖老杜。公來雪山重。公去

雪山輕之意。樂天詩曰。安得萬里裘。盡裹周四垠。  
又曰。我有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此又祖  
老杜。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寒士俱歡顏之意。樂  
天可謂善學柳下惠者。

後世珠少  
說者謂古者金多。後世金少。疑復歸山澤耳。僕謂不  
然。寶物之豐耗。係時之氣數。此殆造化之妙。有不  
容深致詰者。後世之少者。非特金也。如珠亦然。古  
者動以斗斛計。項羽遺張良二斗。孫權遺宗預一

斛今人相遺有二斗一斛者乎盧琳四王啓事曰  
張方劫帝西遷輦真珠百餘斛今內府之儲又不  
知有百斛否金猶有鎔鑄銷折之患珠則無所盡  
耗雖南渡以前亦不聞甚多不知安往此固難以  
理詰之者也以三分之吳猶以一斛與人則當時  
珠多不言可知

過與不及

前輩有論盧懷謹身為宰相而妻子常至饑寒恐無  
是理僕謂懷謹賢相固未可知然世間不可謂無  
此等人僕因觀北史庾伏連為開府儀同三司其  
家富厚妻病嘗以百錢買藥每恨之家口百餘盛  
夏人料食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至死惟著  
敕禪而別藏積絹至二萬匹而不動觀此一事固  
知世人往往有過不及鮮有得中道者既有伏連  
之徒富厚而不忍一錢用者又有劉毅之徒家無  
儋石而一擲輸百萬者為大官而妻子常餓寒前  
此如王晏裴子野祖鴻皆然

用管蘇事

聖名錄 卷十七 五  
范鎮碑云韜律大理綜臯陶甫侯之風又云膺姿管  
蘇靖共衛上洪氏謂蓋法家者流也范史云律謝  
臯蘇注以蘇忿生此云管蘇謂夷吾與忿生也此  
說似是矣僕又觀州輔碑云昔管蘇之尹楚以直  
見疎劉梁傳曰管蘇以憎忤取進此亦用管蘇事  
考新序楚共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  
違我以禮云云用此事亦未可知不然何以有靖  
共衛上之語

漢碑疑字

孫叔敖碑云視事一紀趙氏謂漢時令有在官一紀  
不遷者洪氏謂前碑言臨縣一載此云一紀蓋以  
一紀爲一年耳僕觀漢人文字罕有以一紀爲一  
年用者疑此祀字耳借紀爲祀祀與紀字亦相似  
也毛詩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注紀音祀可證也又  
楊司隸碑云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  
入秦建定厥位以漢詆焉歐公謂詆字未詳洪氏  
謂詆音抵不釋其義僕疑此借用氏字耳非抵字  
也蓋詆字言從氏非從氏然漢碑多以氏爲妣旣

聖家叢書 卷十一  
加以女安知其不加以言邪漢書妖字寫作詛以言易女可據也謂漢氏猶言虞氏夏氏耳又成陽臺碑云五運精還漢受濡期歐公謂莫曉漢受濡期之義僕謂濡猶言延也言漢家受基業延長爾史晨饗孔廟碑亦云大漢延期彌歷萬億是亦此意前輩學問甚非後世小生所敢望其萬分一然亦間有一時見不到處茲三者管見如此又未知是否姑著於茲以俟博聞君子

潘安仁言遁逃字

前漢書賈生傳云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師古注遁巡謂疑出而卻退也遁音千旬反流俗書本巡字誤作逃讀者因爲遁逃之義潘安仁西征賦曰遁逃以奔竄誤矣僕謂師古是未深考耳史記之文曰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又曰月氏遁逃而常怨匈奴曰豫讓遁逃山中遁逃二字馬遷屢用之矣前漢匈奴傳戎狄遁逃竄伏陳湯傳單于遁逃遠舍其義正與史記一同遁逃字又見於班固之筆矣不可謂安仁之誤也推而上之如荀



卿管仲推而下之。如張說王維之徒，皆有是語。又不特見於班馬之書而已。杜子美詩曰：近聞犬戎遠遁逃。曰：漢陰槎頭遠遁逃。而注詩者謂遁逃之語出於蕭望之傳，又誤矣。

文崖蜜

東坡橄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冷齋夜話謂事見鬼谷子崖蜜櫻桃也。漫叟漁隱諸公引本草石崖間蠶蜜爲證。僕謂坡詩爲橄欖而作疑以櫻桃對言。世謂棗與橄欖爭曰：待你回

味我已甜了。正用此意。蠶蜜則非其類也。固自有言蠶蜜處。如張衡七辯云：沙飴石蜜，乃其等類。聞王遺高祖石蜜十斛，此亦一石蜜也。僕嘗考之，石蜜有數種。本草謂崖石間蠶蜜爲石蜜，必有所謂乳飴爲石蜜者。廣志謂蔗汁爲石蜜，其不一如此。崖石一義，又安知古人不以櫻桃爲石蜜乎。觀魏文帝詔曰：南方有龍眼荔枝，不比西園蒲萄石蜜，以龍眼荔枝相對而言，此正櫻桃耳。豈飴蜜之謂邪。坡詩所言，當以此爲證。

原道中語

韓退之原道有曰道與德為虛位或者往往病之謂退之此語似入於佛老僕謂不然退之之意蓋有所自其始祖後漢徐幹中論乎幹有虛道一篇亦曰人之為德其猶虛器與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而受之退之所謂虛位即幹所謂虛器也言雖異而意則一

一杯土事

駱賓王代李敬業檄斥武后云一杯之土未乾六尺

之孤安在。一杯字正用前漢書張釋之所謂盜長陵一杯土事。據注步侯切乃哀字。今人不曉者讀為杯盞之杯。僕觀歐陽行周集有或掬一杯土焉或翦一枝材焉。劉禹錫詩血污城西一杯土。歐陽詢藝文類聚於杯門編入長陵一杯土事。是知明以杯字為杯盞字用矣。僕又考之古詞中有以酒杯字作杯土字押者。如隴西行是也。因知古人嘗以此二字通用。

羅珣事

胡氏雜記云紹興間淮人有得唐碑一段乃羅珣為  
壽州日所立者考新唐書羅珣傳但嘗為廬州刺  
史不聞為壽州疑別一人僕得權文公所著羅珣  
墓志考之珣嘗刺廬壽二州自壽以治行第一就  
加御史中丞入為司農卿京兆尹今唐書但言自  
廬州再遷京尹亦不聞中丞司農之除其疎鹵如  
此珣表表循吏所紀尚且如此況其他乎故僕每  
觀人文集與夫碑刻所以深致意於稽考者正以  
此也又如碑言珣為廬日強家占田而寡人無告

鄉校廢落而冗吏猥多病者舍醫事淫祀公皆去  
其弊而傳但言珣為廬日民間病者舍醫禱淫祀  
下令止之可謂舍其大而言其細者又考合肥志  
亦曰珣為廬江七年遷壽陽

北固懷古詩

李德裕北固懷古詩曰自有此山川於今幾太守近  
世二千石畢公宣化厚丞相量納川平陽氣衝斗  
三賢若時雨所至躋仁壽注畢構政事為開元第  
一丞相陸象先平陽齊澣三賢皆為此郡僕考之

野谷清譜 卷十七  
傳獨象先不聞爲潤州此恐史之佚耳畢構中宗  
景龍初爲潤州政有惠愛景龍未召爲御史大夫  
謂政事爲景龍間第一可也

木易非姓楊字

今人稱姓楊人爲木易案楊氏姓文左從木右從易  
非從易周易之易乃從日月此易亦陽字耳今人  
書鄱陽有省文爲番易者蓋知此意僕觀真誥其  
間有爲姓楊人作離合書曰偃息盛木玩執周書  
其意謂周書爲易木加易卽楊字也乃知以木易

爲楊姓其誤久矣不知左右之字文皆非

束脩

吳曾漫錄曰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前  
輩多以束脩爲束脯余按後漢馬援杜詩延篤傳  
注皆謂年十五束帶脩飾之意乃知以束脩爲束  
脯者非是僕謂後漢傳注出於唐人之說未可以  
爲據觀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得束衛此  
正明驗漢人之語以束脩爲束帶脩飾矣且在馬  
援諸人之先可無疑者然又觀北史劉焯不行束

脩未嘗有所教誨。此又可以驗程門諸先生之說。要之二說皆通。不可謂束脩爲束脯。非也。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者。束脩之禮。通典州學生束脩之禮。注束帛一筐。一匹。脯一案。五脰。學生皆服青衿。

語益精明

韋蘇州詩曰。西施且一笑。衆女安得妍。而白樂天詩曰。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杜子美詩曰。須臾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而東坡頌

曰。奮鬣長鳴。萬馬皆瘖。等一意耳。其後用之益精明。僕嘗用是語爲一聯云。六宮無色迴眸笑。萬馬皆瘖奮鬣鳴。吳曾漫錄謂樂天迴眸一笑百媚生。蓋祖李白清平詞一笑皆生百媚之語。僕謂李白之語。又有所自。觀江總迴身轉佩。百媚生。插花照鏡。千嬌出。意又出此。

二李詩

雪浪齋日記謂六一居士詩。晚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豈不似少陵。僕觀是聯。乃李太白登宣城北樓

詩非木一也。石林詩話謂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小說實佳句。僕謂上聯在李君虞集中。此卽古詞風吹窗簾動疑是所歡來之意。梁費昶亦曰簾動意君來。柳惲曰颯颯秋桂響非君起夜來。麗情集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齊謝朓懷故人詩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明月照窗時皆一意也。又花月徘徊之語亦出於古詞意。

福不盈眦

隱居詩話曰詩戒蹈襲古人意亦有襲而愈工。魏人章奏曰福不盈眦禍將溢世。韓退之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僕謂福不盈眦禍溢於世乃班固答賓戲見西漢敘傳。袁術議稱尊號嘗引以爲言。此語非出於魏人之口。鮑昭河清頌曰物不盈眦美溢金石。

古人名詩

石林詩話曰荆公詩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以古

人姓名藏句中。或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余讀權  
德輿集。見其一篇。知德輿有此體。僕謂此體其源  
流亦出於六朝。至唐而著。不但德輿也。如皮日休  
陸龜蒙等。皆有此作。

一句中對偶

容齋續筆曰。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  
當句對。蓋起於楚詞。蕙蒸蘭藉。桂酒椒漿。桂棹蘭  
枻。散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  
如此。僕謂此體亦出於三百篇之詩。不但楚詞也。

如玄袞赤舄。鉤膺鏤錫。朱英綠縵。二矛重弓之類  
是焉。

作文受謝

續筆曰。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  
猶長碑碣。天下多齎金帛求其文。僕謂此亦未之  
考耳。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乞米受金。爲人作傳。  
不足道也。觀陳皇后失寵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  
聞司馬相如。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文。君取  
酒。相如因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風西漢

已然孫登相如賦曰長門得賜金

周孔醒醉

後漢用澤為太常清修時人為之語曰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南史孔覲明曉政事判決無壅眾為之說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二十九日醒一則一年一日醉一醉如此不曉事一則一月一日醒一醒如此辦事二事正相反人性不同如此僕嘗效程子山作酒勝其間一聯云一月二十有九日笑入世之太狂

百年三萬六千場容我生之長醉

銀甕酒庫

都下有銀甕酒庫或問何謂僕考瑤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則銀甕呈祥蓋取此意真州郡齋舊有酒名謂之花露人亦莫曉僕讀姚合詩味輕花上露色似洞中泉得非取此乎又太真妃宿酒初消吸花露以潤肺見開元遺事



漢人釋經  
野客叢書卷第十八  
宋長洲王 林著 明會稽商維濟校  
漢人釋經  
野客叢書卷第十八  
宋長洲王 林著 明會稽商維濟校

野客叢書卷第十八

宋長洲王 林著 明會稽商維濟校

漢人釋經

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漢成  
帝采劉向谷永之言報皇后以此且釋之曰王者  
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不顧郵百姓百姓畔而去之  
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悅笑其後必號咷而無  
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與今王  
彌等所注不同易之說固非一端然謂百姓喪其

君若牛亡其毛與喪牛于易之意似不相干涉師  
注此謂解在谷永傳今谷永傳無此語

何武言誤

前漢書淮南王曰一日發兵卽刺大將軍衛青而說  
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汲黯傳又言淮南王謀反  
憚黯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李尋傳  
曰淮南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  
弘等不足道也則知淮南不敢肆其姦謀者正畏  
汲黯之故豈畏衛青哉而何武封事則曰虞有

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此說失之王  
嘉曰昔楚有子玉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  
折淮南之謀李尋亦曰淮南作謀其所難者獨有  
汲黯此說爲得

漢臣僕衣皂白

漢官吏著皂其給使賤役著白按谷永曰擢之皂衣  
之吏張敞曰敞備皂衣二十餘年注云雖有四時  
服至朝皆著皂衣兩龔傳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  
注白衣給使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內

之屬。晉陶淵明謂白衣送酒是也。又觀戰國策左師公謂臣有賤息，願今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知官吏著阜舊矣。

大人尊稱

東軒筆錄謂范滂白母大人云云，大人之名蓋父母通稱，不獨父也。僕謂大人云者，極尊稱耳，不特父母也。如疏受曰：從大人議，是稱叔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是稱顯達者也。今稱王公大人執事大人，是皆施於尊敬者，豈獨父母邪？

萬機

尚書一日二日萬幾幾微也。而前漢王嘉奏一日萬機，乃以幾微字為樞機字。李正文謂自嘉謬從木旁，始誤後學，僕謂古文尚書至唐始易以今字，又西漢字文率多借用，如言共行天罰為龔行，懋遷有無為赫遷，方命圯族為放命，此類甚多。後人不悟漢人借用字之意，遂直謂然，非當時用字之失也。觀魏相傳，宣帝始親萬機，蕭望之傳，明主躬萬機，漢書皆用此機字，豈獨王嘉也。漢碑書萬機處

不一

魏表非誤

退朝錄曰。宋道謂世傳魏鍾繇表云。竊憤怨之衆。竊非可通。勉厲之意。疑誤。僕謂此正借用非誤也。漢碑書厲爲竊之處甚多。宋道未之見耳。如衡方碑曰。砥仁竊義。帝堯碑曰。竊我以仁是也。

漢人用事

漢人簡質用事。率無拘礙。僕因觀漢碑。著大略於此。武都太守碑曰。赫赫明后。克長克君。衡方碑曰。剖

符守藩。克長克君。濟陰太守碑曰。呂君宰政。垂拱無爲。如治而允。堂邑令碑曰。垂拱不言。而民帥伏。橐長碑曰。無爲而治。蕩蕩有功。非陶唐孰能乎。鄭產密豹。殆不及矣。成湯令碑曰。吏民慕戀。輪不得行。君臣流涕。道路琅玕。鄭固碑曰。爲郡功曹。忠以衛上。犯顏謇諤。造膝危辭。張素碑曰。入爲主簿。蹇蹇匪躬。魏元丕碑曰。其仕州縣。躬素忠謇。犯而勿欺。至以一令比陶唐。蕩蕩之功。他可知也。賈誼賦曰。農夫垂拱無事。此語尚矣。

擬婦人不以其倫

漢人擬人不以其倫不特男子於婦人亦然僕觀霍光妻霍顯比邾太伯母邾夫人張酺傳謂群臣阿竇憲至比邾夫人於文母郭輔碑曰篤生七子鍾天之社堂堂四俊碩大婉敏娥娥三妃行追太姒李翊夫人碑曰夫人德配古之聖母劉夫人碑曰德配古列任姒王粲思親詩穆穆顯妣志侔姜姒動以古聖母爲比豈其類乎

東漢注

唐太子賢引事注東漢書極有不可曉者如何奴傳論曰竇憲竝恩兩護以私已福棄蔑天公注謂天公天子也前書云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秃翁卽天公也夫秃翁何與乎天公而此云爾甚不可解

楊牧二子

范史載楊牧富波相孫奇云云而不及其子僕考漢碑得其二子焉一曰統金城太守二曰少子繁陽令者統在金城威德竝行功效顯著而繁陽令以叔父憂去官吏民攀轅臥轍不得去旣去歷年上

書乞留王二千餘人輸穀萬斛助官振貧乞還楊  
恂可見其政得民之深雖使召杜又安有此二子  
事蹟見於碑刻者炳然而史氏不一著其名可恨  
也因表出以補史文之佚云

漢人作字

華山廟碑以中宗爲仲宗郭究碑以仲尼爲仲泥民  
皆非之謂帝者廟號而假借以他字不恭孰甚焉  
以夫子爲仲泥則狎侮之罪大於子雲之準易僕  
謂不然漢人作字不一有省筆者有增筆者省筆

如寫爵作財寫鶴作雀之類是也增筆如寫春作  
馨寫秋作穉之類是也又有假借字體如以仲爲  
中以泥爲尼之類是也此皆當時之習所尚自後  
世觀之則怪也且莫尊於天地而漢人書天地字  
爲元隆吳蒼爲浩倉豈如此書便不敬天地邪後  
世以省文作字爲簡薄而今碑乃以增筆作字爲  
不虔亦過矣

張說誤引宋璟世系

張說撰宋璟遺愛頌有曰尚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

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濟其美蓋指宋均與宋欽道也僕考之欽道固璟之派而均乃姓宗非宋也按宋均宋均碑與傳所著甚明可證也此史文差誤耳又如後漢循吏傳不其令之童恢今人皆以爲姓童考碑乃姓黃耳非童也有士大夫爲童氏作墓志遠引恢爲言此謬正與宋均同史傳人名率多差誤所可推考者恃其姓耳而姓或至於舛謬向使此二名小有不同遂指一人爲二人矣抑又考唐世系璟正前漢中尉昌之後昌自代邸迎立文帝甚有功說碑自宜引此

### 碑陰

今碑陰列人姓名著出錢下項蓋漢碑之體漢人碑刻率多門生故吏所出錢建立故悉著其人名韓敕碑陰條六十二人曲成侯王嵩二百不爲多矣表而出之可見漢世錢重如此又今州郡間有祥瑞之證用其物而刻之石者亦漢碑之體

### 唐書敘事疎鹵

唐書敘事疎鹵甚多如李絳救鄭綯一段唐書載絳

曰。網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爲醜辭。考絳論事集。則曰。身居宰參。洩陛下密謀於姦臣。雖行同犬彘。性如梟獍。亦不至此。況網頗識名節。莫是同列不便。造爲此謀。且吉甫與絳同事。不應對君直言吉甫內治之醜。亦須婉爲之辭。觀集然後知史文之失。又如論採擇良家子事。傳曰。絳上疏云云。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命訪閭里。以貲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取。其述憲宗改過不吝。如是

而已。而論事集則曰。明日延英對見。上舉手謂絳曰。昨日見卿狀。所論事非盡忠。何以及此。朕深居宮中。難知外事。已後脫有處分。不合事宜。須依此論諫。不得遂成朕錯。朕或未從。直須兩度三度。狼論以至於五六。以開悟爲限。觀此又有以見憲宗有道人使諫之誠心。而史沒而不載。可恨也已。按論事集。係當時蔣偕作序。知集中之語所載爲甚的。

陳驚坐



前漢書陳遵傳云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門  
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目其人爲  
陳驚坐王僧虔名畫錄說陳驚坐異是曰陳遵杜  
陵人善篆書每坐一坐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坐

晉有二阿大

世稱王徽之爲王大詞有王大訪戴之語此雖戲謔  
僕間考之羲之有七子徽之乃第三子也不應第  
大一玄之二凝之三徽之六操之七獻之皆見本  
傳四肅之傳不載見王氏譜僕又考之晉有兩王

大或稱之曰阿大一小名一第行如謂王大固自  
濯濯阿大羅羅清疎王大勸恭飲恭不飲此指王  
忱耳忱小字佛大故云如謂一門叔父有阿大中  
郎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僧彌王大選草此指王  
悅耳悅導長子導嘗曰勿使大郎知故知其爲第  
行也忱坦之幼子乃太原之喬譜牒亦自不同人  
見悅悅二字相似又且同時俱稱王大阿大往往  
疑似而莫之辨故著明之

王胡之字

世說云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注阿齡王胡之小字僕謂胡之本字脩齡呼阿齡者卽其字耳非小字也猶桓公呼殷源爲阿源王處仲呼王平子爲阿平之類也阿之一字顧所施用有綴以姓者有綴以名者有綴以字者有綴以第行者綴以姓如阿阮綴以名如阿戎綴以字如阿平者綴以第行如阿大詎可因其稱阿遂以爲小字乎注又謂王愷娶桓溫第二女不知乃其弟愉非愷也

### 薛戎事

唐書薛戎傳云柳冕爲福建使辟戎爲佐冕病免復爲藩府交奏稍遷河南令累遷浙東觀察使載戎履歷僅此而已以元稹碑考之轉侍御史給事中拜刑部員外郎改河南令遷衢州刺史不周月而政就移刺湖州濬荻塘百餘里改刺常州不累月刺越州仍以御史中丞觀察浙東而卒其更迭內外如許之多凡典四州竝不一見傳文疎略如此之甚不獨一薛戎傳如此他傳往往而然大抵碑

之述事不無浮誇然載履歷則甚詳且確也故僕於碑率以此補史文之闕又考越州題名云戎以元和十二年正月自常州刺史授浙東觀察使長慶元年九月隨表入覲而卒碑與傳皆言薨於越州此爲不同

姚泓徐敬業

逸史載唐南嶽僧有人綠毛覆體來僧前云是晉姚泓當時我國爲劉裕所滅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我者斬之以立威我實泓也因陳晉末歷代事

如指諸掌有史氏闕而不書者又言淮南王安其實昇仙而遷固狀以叛逆伏誅此說不經難以爲信往往見於雜說史傳無聞好事者附會亦未可知又如徐敬業事唐書則曰敬業亡命不知所之而紀聞所載甚詳謂敬業擒所養似已者斬之而敬業逃入山爲僧天寶初有老僧年九十餘名住括者正敬業也而本事詩亦言敬業之敗與駱賓王俱逃捕之不獲敬業爲衡山僧賓王亦落髮徧游名山至靈隱周歲卒雜說所載有可以禪史傳

之闕者而荒誕者在所不取龍城錄亦載其事

孔門十哲

四科者夫子言陳蔡一時所從之徒非謂七十二弟子之中止有此十人而已後人錯認夫子之意遂以四科之人目爲十哲而學宮之中墀坐於夫子殿上其餘弟子則繪立於兩廡之下雖曾參之賢亦不預殿上之列謂參非十哲之數也至於州縣每歲春秋釋奠亦以此爲升降之等失夫子之意甚矣考其制自唐已然承襲至今而莫之革也僕又推而上之觀東漢末徐幹中論有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原憲之清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者以其才不如也則知此說自漢已然不止於唐也

興雨祈祈

顏之推家訓引班固靈臺詩祈祈甘雨之句以爲詩之有滄萋萋興雲祈祈當是興雨俗寫誤耳趙明誠又據漢無極山碑興雲祈祈之語以謂毛詩本作雲字後來皆作雨字因顏而改耳洪氏又引左

雄傳與雨祈祈以證此語非起於顏氏僕謂古人引經書語取其大意不泥其字文雲雨皆一意安用區別且與雨祈祈在雄之先已自有引之者矣觀鹽鐵論亦有是語豈止雄邪然前漢食貨志乃作興雲祈祈要之曰雨曰雲二說初無定論且班固一人其說亦自不同况各人乎是不可泥其一也孔穎達正義謂定本作興雨或作興雲誤也

子美櫻拂詩

漁隱云杜子美櫻拂子詩云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

蠅山谷謂事見新唐書適從何處來者也僕按此元稹事在子美後山谷引之誤矣僕謂扇驅蒼蠅宋史嘗有是說然杜詩此聯初非用故事蓋櫻拂者唐人用以驅蠅杜詩之意謂此雖不足以代白羽亦可以驅蒼蠅非謂代白羽以除蒼蠅也杜詩二意而山谷以一意認之故有此誤葦應物亦有櫻欄蠅拂歌曰櫻欄為拂登君席青蠅撩亂飛四壁舉此可驗杜詩之意

李白事說者不一

李白事所說不一。魏顯作文集序曰：上皇豫游召由，由時爲貴，朋游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就。許中書舍人以張洎讒，遂游海岱間，年五十餘，尚無祿位。樂史作別集序則又曰：上與太真在沉香亭，賞木芍藥，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詞。由宿醒未解，援筆賦之。會高力士挾脫鞞之恨，譖由於妃，由是上三欲官白，輒爲妃沮。劉全白作碣記又曰：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爲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

任委之，爲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遂浪跡天下。范傳正新墓碑曰：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論當世務，草答蕃書。玄宗嘉之，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旣洽，召公作序。時公被酒於翰苑中，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旣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撥後患，惜而逐之。其說紛紜不同如此。惟樂史所說頗與傳文合。傳曰：白供奉翰林，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

亭意有所感欲得自由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恥之擿其詩以激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歸山帝賜金放還所載亦如此僕謂李白不容於朝固雖因高力士之譖然其爲人疎曠不密觀傳正所謂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又觀李陽本草堂集序謂出入翰林中間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就謗疑其於醉

中曾洩漏禁中事機或者云云明皇因是疎之

### 五更轉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有曰一更刁斗鳴校尉連連城遙聞射鵬騎懸憚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聞弓竝月聊持劔比霜三更夜警新橫吹獨吟春強聽落梅花誤憶柳園人似此五轉今教坊以五更演爲五曲爲街市唱乃知有自半夜角詞吹落梅花此意亦久

詩如各辨其用意亦大

世以五更鼓為正曲為武市即八城自半交而  
圖今春野驛茶林亦時對味園人以此五更轉今  
交是清園已並民聊林噫此讓三更或警寐為  
林豈謂其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  
與分味並並軍正更轉首曰一更下半即林樹草

五更轉

中曾賦蘇禁中事謝夷音云云明皇因晏菊之

野客叢書卷第十九

宋長洲王 楙著 明會稽商維濟校

詩識

王直方詩話舉東坡少游後山數詩以為詩識漁隱  
以為不然謂人之得失生喪自有定數烏有所謂  
詩識云者其不達理如此僕謂此說亦失之偏詩  
識之說不可謂無之但不可謂詩詩皆有識也其  
應也往往出於一時之作事之與言適然相會豈  
可以為常哉漁隱舉東坡詩之不應者為證可笑



其愚大抵吉凶禍福之來必有先兆固有託於夢寐影響之間而詩者吾之心聲也事物變態皆能寫就而況昧昧休咎之徵安知其不形見於此哉但泥於詩讖則不可

詩句相近

唐人詩句不一固有採取前人之意亦有偶然暗合者如李白詩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爲人武元衡詩河陽縣裏玉人間姚合詩文字當酒榼賈島詩燈下南華卷祛愁當酒榼許渾詩百年便作千年計

李後主詩人生不滿百剛作千年畫柳子厚詩款乃一聲山水綠張文昌詩離琴一聲罷山水有餘輝姚合詩買石得花饒王建詩買石得雲饒王維詩珥筆趨丹陛儲光羲詩珥筆趨文陛杜牧之詩乞酒緩愁腸武元衡詩歌酒換離愁劉瑗詩侍兒能勸酒貴客解彈琴王無功詩老妻能勸酒少子解彈琴杜子美詩試吟青玉案莫弄紫羅囊劉夢得詩學堂青玉案綵服紫羅囊孟東野詩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許渾詩雨中耕白水雲外斲青

山此類甚多

白蛾救日

漢紀白蛾救日。師古注。蛾蠶。蛾音五。河反。僕謂蛾古  
蟻字。經史間多讀蛾為蟻。如禮記蛾子時術之是  
也。蕭何傳發縱指示。注子用反。發縱謂解縱而放  
之。僕謂縱即蹤字。漢碑率以縱為蹤。如郭魯二碑  
曰。有山甫之縱。比縱豹產是也。李德裕亦曰。鄮侯  
指縱對諸葛心化。以內屨指縱對外施武力。益可  
驗矣。

賤子具陳

孔子美上韋左丞詩曰。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  
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云云。此詩正用鮑昭東武  
吟意。昭曰。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  
出身蒙漢恩。云云。前此應休理詩嘗曰。避席跪自  
陳。賤子實空虛。而與杜同時。如王維亦曰。賤子跪  
自陳。可為帳下否。古詩嘗曰。四坐且莫喧。願聽歌  
一言。

杜詩合古意

阮籍詩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杜詩往昔十四五  
出游翰墨場鮑昭詩昔如韝上鷹今如檻中猿杜  
詩昔如水上鱗今如且中兔庾信詩細管纏鐘格  
圓花釘鼓牀杜詩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鮑昭  
詩北風驅鴈天雨霜杜詩驅馬天雨雪沈約詩山  
櫻花欲燃杜詩山青花欲燃杜詩合古人之意往  
往若此注所不聞又如子美鷹詩側目似愁胡王  
原叔但引隋魏彥深賦爲言不知狀似愁胡乃晉  
孫楚鷹賦中語耳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人多引

鮑昭且願得志數相就以證相就一字有所自不  
知相就飲三字見庾信詩野人相就飲至如杜詩  
巡簷但索梅花笑梅花笑三字見隋煬帝詩市橋  
官柳細官柳二字見晉陶侃傳前輩謂老杜詩無  
兩字無來歷山谷亦云老杜詩退之文無一字無  
來處信哉

司字作去聲

容齋隨筆云白樂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  
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軍司馬三見

聖名錄言 卷十九  
歲重陽是也。又以相字作入聲。如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聲讀。如云在郡六十日。入山十二回。綠漲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是也。以琵琶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弦不似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惟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僕謂二詩司字非入聲。乃去聲耳。觀由詩無注。廣韻入聲不收。集韻去聲伺字韻收。曰司主也。僕觀西漢敘傳與夫文選。司字作伺字。協疑此詩亦以司爲伺。如琵琶

字相字。洪謂作入聲。此說是已。由詩多犯鄙俗語。又如枇杷之枇。蒲萄之蒲。亦協入聲。如請召之請。協平聲。諒闇之間。協去聲。似此之類甚多。其詩句有曰。況對東谿野枇杷。燭淚粘盤系蒲萄。燕姬酌蒲萄。是協入聲者也。又曰。當時綺季不請錢。商宗諒闇中。是協平聲去聲者也。僕又考之。不特由詩爲然。唐人之詩。多有如是者。如張祜曰。生摘枇杷酸。曰宮樓一曲琵琶聲。姚合曰。每月請錢共客分。張文昌曰。錦江樓下三江流。是皆隨其律而用之。

白用杜句

杜詩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白詩靖節先生尊長空廣文先生飯不足杜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白詩眼前無俗物身外卽僧居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白詩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古來稀

征有二義

征有二義有征行有征伐文字中有以東征西征爲名者不可不審如曹植東征賦崔駰徐幹西征賦班固傳毅北征頌此皆述征伐之征非征行之謂也如袁宏班昭東征賦潘安仁西征賦張纘南征賦班彪北征賦此正述征行之征非征伐之征也今人或不契勘總以爲一義失矣

古樂府名

唐子西曰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人用樂府爲題者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詞太同輩或失之僕謂後人之作失古詞之意甚多不止此也如漢饒歌十八曲中有朱鷺艾如

張巫山高等詞後之作者往往失其本意朱鷺者  
據樂志建鼓殿所作棲鷺於其上取其聲揚或曰  
鷺鼓精也或曰詩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古之  
君子悲周之衰頌聲息飾鼓以存鷺雖所說不一  
然鷺則鷺鷺之鷺至宋何承天作朱路曲乃謂路  
車之路失其意矣又如巫山高詞解題曰古詞言  
江淮水深無梁可度臨水遠望思歸而已至齊王  
融之徒巫山高詞乃雜以陽臺神女之事無復故  
意艾如張艾與刈同如訓而古詞之意謂刈而張  
艾之艾矣此類不一

李杜詩意

羅至陳蘇子卿詞則曰張機蓬艾側是以艾爲蓬  
杜子美詩子規夜啼山竹裂武元衡詩子規夜啼江  
樹白李賀詩雄雞一聲天下白溫飛卿詩碧樹一  
聲天下曉按古詩雞鳴歌汝南晨雞登壇喚月沒  
星稀天下旦子美詩孔丘盜跖俱塵埃杜牧詩堯  
舜周孔皆爲灰南北史和士開云自古帝王盡爲  
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

靈運得句

石林詩話云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此語之工正在於無心粹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僕謂靈運製登池樓詩而於西堂致思竟日不就忽夢惠連得此句遂足其詩是非登樓時倉卒對景而就者謂粹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殆恐未然蓋古人之詩非如今人牽強轉合要得之自然如思不到則不肯成章故此語因夢得之自然所以爲貴

顏延年五君詠

潘子真詩話曰顏延年阮始平詩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謂山濤三薦咸爲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則左遷始平太守僕謂延年賦此蓋有爲也徐羨之不悅延年出爲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爲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復爲劉湛出爲永嘉太守怨憤之甚故有是作向注但云延年疎曠劉湛出爲永嘉太守而不及其他是未深知其意耳又如作

阮步兵詩則延年正以領步兵好酒見黜於時與  
阮同也其詠五君意皆有在

屢江亭語

西清詩話曰許昌西湖屢江亭就宋元憲留題有鑿  
開魚鳥忘情地屢盡江湖極目天之句皆曠古未  
有然本於五代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圃徐仲雅  
詩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姮娥夜月樓僕謂又不  
止此觀唐沈彬望廬山詩壓低吳楚殺涵水約破  
雲霞獨倚天前此蓋有是意皮日休潺谿洞詩亦

曰敲碎一輪月鎔銷半段天

著鞭聒耳

前輩馬詩用著鞭二字多引劉琨傳祖生先吾著鞭  
事如山谷詩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著鞭隨詩翁  
而任淵所注是也僕謂此大綱言著鞭耳非爲馬  
設前此二字蓋嘗有爲馬而言者按三國志蜀何  
祗謂楊洪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世  
人局於所見推究不廣類如此又如前輩畫詩用  
聒耳鳴事人多引梁武陵王坐池亭畫鳴聒耳王



曰殊廢絲竹之聽。或者又引齊孔璋事，以爲在梁之前。僕謂皆未也。按周禮，囀氏掌去鼃鼃，注爲聒人耳。其事祖此。談數以孔珪事爲陸稚圭續釋常。談引此以證聒人耳之所自，非也。

### 李習之爲鄭州

甫父詩話曰：唐文人李習之不能詩。鄭州掘石刻有鄭州刺史李翱詩云云。此別一李翱，非習之。唐書習之傳不記爲鄭州。王深甫謂習之集乃收此詩，爲不可曉。漁隱亦爲習之，未嘗爲鄭州刺史。僕謂

諸公不深考耳。爲鄭州者卽習之也。習之爲鄭州事，史略而不載。其履歷之詳，具見僧錄中。曰：翱正元十四年登第，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權職方員外郎，授考功員外郎，兼史職。出爲朗州刺史。太和初入，爲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以謬舉相者，左遷少府少監。俄出爲鄭州刺史。五年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防禦使。七年授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年徵爲刑部侍郎。九年轉戶部侍郎，檢校戶部尚

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其詳如此傳但云始調校書郎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再遷考功員外郎除朗州刺史召爲禮部郎中出爲廬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坐栢耆事左遷少府少監後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卒以傳視僧錄疎略甚多其間亦有不同處習之爲鄭州日正在爲桂州前而史不載真文遂以爲別人因知傳文之誤人多矣

此陛下家事

唐高宗欲廢王后立武昭儀當時大臣褚遂良長孫無忌之屬皆以死爭帝問李勣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其後明皇因武惠妃之譖欲廢太子瑛等當時如張九齡之屬固爭以爲不可獨李林甫謂此陛下家事一語而決遂基唐室之禍人謂林甫此語絕似李勣是皆以陛下家事爲辭不肯力爭遂成禍基僕因考之李勣此語又有所自觀後周宇文護欲廢閔帝以問群臣

有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遂廢閑立明帝李勣之言非出於此乎又推而上之魏文帝遣使賜甄后璽書以問周宣周宣答曰此自陛下家事後周之語又出於曹魏

化鶴二事

化鶴二事相類續搜神記云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一白鶴飛集言曰有鳥有鳥一人成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皆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又神仙傳云蘇仙公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

城樓上人或彈之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為洞仙傳謂仙公卽蘇耽也是以魯直次韻蘇翰林公出遨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正均用蘇家故事也

顛倒用事

李洪撰東林寺舍利塔碑曰龐統以才高位下遂滯題輿陳蕃以德峻名沉初膺展驥按展驥是龐統事題輿是陳蕃事而倒用如此得非誤乎其碑蓋

開元十八年建也

韓退之文章

庸之文章至韓退之而大備無可疵者後之學者於是取則其體固不一也一篇之中有始並言兩事而終只以一事結者有以一意起而終以兩意者如爲人求薦書曰某聞木在山馬在肆匠石過之而不矐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宇下非一日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也是以木

馬兩事竝起也然終之曰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相類故終始言之耳是棄木而說馬也又如送孟東野序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又言其在唐虞戾咎陶禹善鳴者而假之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周衰孔子之徒鳴之屈原鳴楚李斯鳴秦又曰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是則鳴者蓋有出於自然者矣豈可謂專不得其平邪

是又以一意起而兩意終者如此

拗句格

禁齋云魯直有換字對句法如曰只今滿坐且尊酒  
後夜此堂空月明曰田中雖問不納履坐下適來  
何處蠅前此未有人作此體自魯直變之荏谿漁  
隱曰此體出老杜如寵光蕙葉與多碧點綴桃花  
舒小紅者是也今俗語謂之拗句格僕謂此體非  
出於老林與桂杜同時如王摩詰亦多是句如云雨  
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燃曰勸君更盡一  
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疑亦久矣張說詩曰山接  
夏空險臺留春日遲此亦拗句格也

避高祖諱

或者讀晉潘尼舉孔子言一言而喪國者漢避高祖  
諱至此猶存僕謂承襲如此非避諱也且左傳引  
周書之文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引周詩曰  
克長克君王此大國當是之時高祖之諱未行也  
而易邦以國者是出於偶然非有深意然固有避  
諱處如漢書引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曰善人爲國

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王嘉曰：無教逸欲，有國蔡邕。石經凡邦字易國字，如此之處，可以言避諱矣。何則？彼皆漢人也，非漢人則不可謂避諱矣。

以鳥對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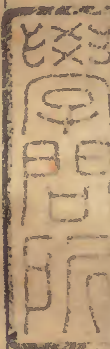
賈島詩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或者謂句則佳也，以鳥對僧，無乃甚乎？僕觀鳥詩，又曰：聲齊雛鳥。語畫卷者，僧具曰：寄宿山中鳥，相尋海畔僧。薛能詩曰：槎松配石山，僧坐藥杏合。春谷鳥啼杜荀鶴詩曰：沙鳥多翹足，巖僧半露肩。姚合詩曰：露寒僧

出梵林，靜鳥巢枝。曰：幽藥禪僧護，高窗宿鳥窺。曰：夜鐘催鳥絕，積雪阻僧期。陸龜蒙詩曰：煙徑水涯多好鳥，竹牀蒲倚但高僧。司空曙詩曰：講席舊逢山鳥至，梵經初向竺僧求。唐人以鳥對僧多如此，豈特鳥然？僕又考之，不但對鳥也。又有對以蟲對以禽，對以猿，對以鶴，對以鹿，對以犬者，得非嘲戲之乎？又有時聞啄木鳥，疑是扣門僧。出東坡傳印

語錄

叢書卷第十九

終



九

之乎又其和問初本島鼓其味門翰出東與  
 以會樓以蘇樓以辨樓以氣樓以大者稱非  
 豈非島然對又其之不山樓島也又其樓以  
 山島至焚聲所向竺翰來其人以島樓以多  
 多彼島也其聲所向竺翰來其人以島樓以多  
 其聲所向竺翰來其人以島樓以多其聲所  
 出於林清其聲所向竺翰來其人以島樓以

